思軒文集

思軒文集卷之十二

說

馮生良弼字說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滄州馬公之冢子名忠今南京刑部尚書周公之館甥也馬公致仕家居篤意庭訓趨諸子以學忠學成且加冠矣而未有字周公近入朝過之取書說命篇中語字之曰良弼比歸屬予說以勉之予聞之先儒之訓有曰中心為忠又曰發已自盡為忠謂盡其心而不欺也內盡其心而不欺於人道無不當然而於臣道尤不可以不然故曰欲為臣盡臣道蓋臣道

之所當盡者忠焉而已也觀之往史有以忠義目之者雖其人所遇不同所就不同要之皆能盡臣道皆輔弼之良者也書之史以勸忠也勸之而忠此後世之所謂賢也三五之世忠不待勸故傅說賢高宗求之曰良臣惟聖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說式克欽承以匡乃辟康兆民必盡忠如是而後為無愧於良弼也雖然古之聖君之求弼於臣與其臣之承弼於君者不特高宗之於說也舜命臯陶亦曰弼五教期于予治臯陶陳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告舜以惟幾惟康其弼直舜感其言而有臣鄰之嘆又曰予違汝弼弼成五服禹固嘗以慢

遊是戒此虞夏君臣之所以交修者曷嘗有廢於輔弼之義也胤侯徂征以弼予欽承戒多士武王伐殷又戒衆以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周公東征謂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治洛初政則又謂弼我我其敢求位斯又可見三代之王匪徒臣輔之雖天亦輔相之厥後成王訓迪百官亦望其弼予一人承弼厥辟咸懷忠良穆王又舉以命伯冏復申之以承弼乃后于彝憲然則有周之享國長久者雖輔相於天抑亦不能無賴於其臣也公之所以教於家者討亦不外於經訓也公起家科第致位卿相策勳立業期於盡瘁可謂能忠𢿘歷四紀左右

列聖正色立朝屹然老成人可謂良弼以至於倦劇而休從容進退求之古人殆不多讓夫旣以是用之朝施之當時而復歛而刑之家授之於其子則忠之所嘗受教者又不徒聞之過庭而已也公之命名周公之制字夫豈無所謂哉忠去是益加勉焉今之經參之史早夜孜孜克邁乃訓以古人自期以堯舜君民自任以址美於公所謂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予已羨於公抑又不能無望於良弼也是爲說

黃氏二子字說

南京戶部尚書三山黃公有子二人旣名而字之矣閒屬予為說且曰吾之所以名子者意各有在也吾為浙江僉事時年四十有五而長子初生蓋求之久而後得之如父旱而得甘澍因名曰澍明年陞廣東參政舟次螺川驛而次子生舊僚吳御史時極吉人也為予卜遇渙之初六爻見因即其卦而以渙名之說禮者嘗云古人名子或有所因此正我類也所謂旣冠而賓字之其取義固不在我故浙臬同官嘗字澍曰文澤時極又字渙曰文濟然皆不俟其冠似亦太早計也然而諸君子之欲吾子之成之速以早棄其幼志驟躋於成德其意

亦良厚矣吾從之而猶懼其不足以與此頤先生繹其義而為之說以卒教之使知顧名而思義焉斯幸矣予既不可辭乃進二子而告之曰按字書澍時雨也萬物之生必待時雨之澤君子之得時行道使膏澤下于民亦猶是也然必朋友講習以資麗澤之益從師授受有如時雨之化而後可以推之以澤潤生民書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吾於澍乎有望也渙之為卦合巽木坎水而成而乘木濟川之象利涉大川所以濟渙也初六雖未有濟渙之才而君子當拯之於始故未濟而盡恭順之道既濟而存中正之心然後可以行道濟時以康

濟小民書又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渙其勉之雖然是皆無待於外求也子之嚴君由名進士為才御史為賢方岳入貳都臺致位六卿其恵利足以澤人其功業足以濟時今澍既以蔭入太學遊場屋有聲而渙學亦有端緒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在二子宜無讓也予何說哉

王承之字序

予友工部郎中朱君廷用嘗字其高弟王紹宗曰承之蓋是時承之之父彥實已違世工部欲其克承遺訓而無愧於為子也故以是易名承之間謁予請一言為規

予讓未知彥實之教且知承之又莫能如工部之知之深也其簡留予所久之自是寖得承之之為人通敏有志分治春秋三傳學而又以其餘力學醫工書皆有成往歲秋詔修
英廟實錄禮部簡求士類之善書者隸史館承之在列去此將需有祿仕通顯矣而承之尤孳孳於學以究所未至古有之不知其父觀其子承之之善學如此其有得於彥實之教可知矣雖然古之稱賢子者不貴乎學術之精官爵之顯而惟在乎紹述前人以毋貽其羞也蓋前人之所遺者德也我則以敬承之而已自一心之

操存以至一身之動履皆罔敢或肆使行成于己者無或虧善取諸人者無不足而且積學以文之立名以彰之如是則彥實之德自我而有永矣是非承之之所宜加勉者哉工部先此已去爲廬州守而予亦將去官南都與承之別矣承之念師承之睽違感歲月之流邁必請予言以終其說故勉爲著此

錢氏四子字說

錫山錢君孟溥號南丘者魁壘傑特士也錢氏之先世有令聞至孟溥益加封殖而思以貽其後人俾無忝厥紹凡可以訓之飭學戒之勵行勉之脩德者無所不至

至於一名字之立亦致謹而無忽此豈無所謂也哉蓋將使之仰承父師之訓而猛然省惕然懼於統承先業光寵門閥亦將無所不至矣君有子四人名之曰楷榮縣格字之曰世端世恩世節世則予友吳門賀美之既為說以授之矣間又請予一言加勉按字書楷訓式訓法非所以訓端也然非端直而不頗者不可以為法式榮訓華有敷暢之義與恩義若不相通然非受恩于上舉不足以為華暢縣之義不獨訓節凡用以平量器曰縣有感觸於中亦曰縣如所謂大縣縣然於心皆是也殊不若節縣之義為要格至也書曰遠人格正也傳曰

有恥且格又感通變革皆用也而訓法則者為體如曰有典有則曰有物有則格之時義大矣哉爾四子者盍亦觀諸字其所以不拘拘於韻書字義者蓋將以責成於爾以世其家以亢其宗非苟焉而已也爾家自武肅以來享有爵土歷五季更四世餘八十年雖窮極貴富而奉琛稱貢于中國者史不絕書蓋世守臣節非倔強一方者比此朝廷所以寵賚褒錫以推恩于其宗者亦至渥而非他方可跂及也雖然彼一時也以大義律之有未得為端也有非可以為則也必若爾始遷之祖曰進之肇開厥家其嗣寬甫之克篤行誼彥春為山長以

文學顯名公達在鄉評以長厚著稱惟義爾祖也既積德累善而爾父南丘尤倜儻好義謂非爾所宜則而端厥志操者乎爾尚勉焉毋怠毋忽由是而出為世用處而克家顯榮光大承恩寵于當時盤根錯節持風槩於流俗雖不必遠宗吳越而於所謂世其家與亢其宗者自非闒茸之人之可儗矣爾尚勉焉

薛氏二子字說

江陰之鄧易薛良器氏有二子其長曰章憲質粹而性敏年弱冠讀書以舉進士為業曰章程其少者亦聰慧秀穎良器撫之曰吾子固已有受教之地矣吾聞之盧

氏教諭王公學博行端昌禮聘以為之師翰林學士王公名觖文詞善忠告昌覲為製字以為之勉二公者吾薛氏姻也宜無辭庚寅歲正月丁未教諭公往就師席章憲具冠服與其弟出見予時亦忝厠賓席遂僭為之言曰按周禮懸法示人曰憲後人因謂憲為法如傳所謂憲章文武是也說文程品也法令品式之謂如史所稱章程核名實是也夫以商高宗之賢猶資良弼以輔成其德故傅說告之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以漢高祖之雄才大略猶藉一時共事之臣以經畫賛理故張蒼位列侯居相府定章程為天下楷式說商賢相也

蒼漢名臣也士力學思奮庸于時亦期以懋說之道勉蒼之績可也雖然學者無所不用其極也懋說之道勉蒼之績固未若志伊尹之所志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未仕而求其志已仕而達其道致吾君為堯舜之君使吾民為堯舜之民詎非吾為士者所宜勉哉吾請字章憲曰堯卿章程曰舜卿盖將望之為堯舜之臣也於戲道德法度皆成憲所在昧焉者無以為學之準的曆數權衡皆章程所在紊焉者無以為政之根柢遜志于學以舉而施之有政釐百工熙庶績堯舜之道亦不外是吾於二子有望也 版築勅

起北平肇封詞容以是自畫哉

陸生昊守說

金陵陸廷輝氏其先自吳門來徙者再世矣所居直白下橋闤闠中操奇贏以游者錯出左右廷輝雖混迹闤埃而其心固休休焉若脫去世累不屑為市之道者盖其平生樂從章逢講談理道求所以處世應物之方庶幾其有所得故也廷輝生子一曰昊頎秀穎遺從里社師遊策勵之使無荒於嬉今年甫十八頭角嶄嶄如成人廷輝乃筮日禮賔加冠于其首賔字之曰汝大矣間謀於所親臧仁葦曰吾聞之釋字有文古之人所以勗

其子於禮之始者大率藉此今吾子將安得儒君子一言以勗之仁遂與偕來以字文為請禮有之冠而字之所以責成人也今世士大夫家率鮮克舉之以責成於子豈其禮不可行于今我安於俗故也而廷輝乃能之又豈特不為市之道哉按說文昊元氣昊昊然廣大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其一身為家國天下之本而天地萬物之理皆具焉可謂大矣人能于日用之間操存省察使一言一動不少梏於形氣之私是能充其大也充其大得之於性命之正為大德行之于夫婦父子兄弟之類為大倫用之于治國平天下而使人共由之為

夫道凡此皆昊之所當勉也毋徒曰吾之身眇然于天地間曷敢妄自誇大如此是自小矣自小則流于汚下而將為小人之歸矣豈廷輝之所望於昊者哉勉之汝大勤學好問以遂大自期則他日所以大其家聲未必不自此而基也仁尚為我語廷輝試高大其門閭以俟

蔣氏二子字序

蔣氏世為毘陵儒醫蓋自達善甫以來四傳而為通政使司左通政季文遂以其道用於朝五世而為常州府醫學正科惟訓又以其道行於郡由是籍咸之名相望一時而燕翼之詒亦裕於來裔矣蓋惟訓二子長曰徽

既授以醫業次曰徵則俾為儒生業進士舉二子者有美質有嚴教其成也可計日待而猶未有為之字者惟訓近以書來曰先生幸無靳一言以進之於道可也噫予固非知道者然惟訓予所厚也庸可辭乎乃進二子而告之曰夫徽者美也詩所謂徽音徽猷皆是也然其所最要者則書所謂慎徽五典蓋五典美則著而為聲譽發而為謨猷無不美矣徽乎請字子以慎之徽之義有訓召者即史所書三徵七辟有訓驗者即傳所稱九徵而不變然其義尤切者則又有訓成者焉說文謂行於微而聞達者非行成而名就者不可也徵乎請字子

以成之雖然士之所當慎者不獨五品雖一言一行皆不可以不慎況醫者民命所繫處方製劑苟不慎焉則必至於孟浪而戕人之生矣儒者之所當成不徒在已由已而推之物皆其所當成也故學優而仕將以治人使政不成則鹵莽滅裂而人有不得其所者矣二子其尚勉之哉為醫必至於岐咸和緩為儒必至於伊傅周召如是而謂之慎謂之成斯可也毋諉曰此神人也此聖賢之徒也則吾豈敢是不可以語上也非吾所以進二子於道也

孫氏二子字說

金陵孫宗漢氏其先青齊間人　國朝洪武初徙京師
自宗漢之父以及其子若孫四世矣而貲業不隳慶澤
不替其積累于先與纘承于後者固不乏也使或繼是
非賢雖遺之以千金之産數世之澤彼將一旦而傾覆
之尚何近小之足言哉宗漢常為是懼既名其二子曰
椿曰桂間謁予請字且求為說以勗之予惟植物之中
至壽者莫如椿莊周氏有云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歲為秋字椿曰大年期其永於年齡也至芳香者莫如
桂古人有詩頌燕山竇氏者曰丹桂五枝芳字桂曰大
芳期其芳聲之遠播也雖然年齡不可以易而得惟仁

而後可得椿其𠼢焉以仁存心自惻隱之發擴而充之以至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殘忍以害吾仁無私欲以梏吾仁則心存理得而自無夭閼之患矣故傳又曰仁者壽芳聲之所以能遠播者惟有德者爲然桂其𠼢焉以德自樹自日用常行之間凡道之所當行者皆身體而力行之使有得於心如事親之孝從兄之敬之類皆行而有得則德無不成而聲譽之美自然播聞於人人故書又曰明德惟馨仁以守之使其心不役於外物德以全之使其身不陷於非義由是而用於承家業益隆用於嗣世澤益衍又不特永年齡流芳譽而已

也椿也桂也其可忽是而不加勉乎宗漢聞予言而喜曰命之矣遂書以為之説

贊

宋駙馬鄭士懿遺像贊

定齋鄭公聞人宋端平二年進士尚主官駙馬給誥久之謝事歸寧德以壽考終于今二百三十有九年矣而華表猶存廟祀不絕遺文之藏于家者垂之不刋觀此可以知其人矣公十世孫祥為太學生念公與主遺像故闕復命工摹寫且求予作贊以表章之孝子慈孫之用心也故不辭為贊以貽之

名莫顯於登甲科身莫貴於尚公主晚節莫榮於衣繡晝遊令譽莫加於文章名世噫斯數者人所難能而定

裔蓋兼而致之此所以寵被當時慶鍾後裔峙華表于三峯而享廟食于千禩者也

宋自政和以後改公主為帝姬國號皆易以美名此主號未詳下嫁月日亦無考而史稱寧理二女又早世豈史失其傳抑別為宗室女如魏忠獻王之安康主者皆未可知也雖然婦人內夫家觀公之進退以禮則主之賢亦可尚也已贊曰

蘊幽閒貞靜之德著端莊肅穆之容出謹厚詳雅之言收勤劬敏慧之功噫四德者婦道全而帝姬且克慎厥終此所以貴不自驕富不自盈雖儼然閨中之秀而自有翛然林下之風者也

沈隱君像贊 時易乃祖

烏乎此松隱沈君之遺像也其行誼類王彥方其節操類陶元亮如褚季野神鑒內融如杜弘理儀形外朗絕輪斲鞅以謝彼紛華握瑾懷瑜以成我高尚青壁萬尋丹崖百丈悠悠我心抱此遐想

丁希舟像贊

丁公無錫人名濟川號安素希舟其字也今年壽七十有六乃子鶴齡求為作贊

覩其貌堂然知江左之遺賢望其儀翩然疑物外之真仙惟其擬諸人也異由其得於天者全少而父命其名希濟川之舟晚而子養其志治負郭之田際咸五登三之盛世享逾七望八之高年蓋泉石生涯既安於素履

而松筠節操又老而彌堅噫斯人也抑豈徒接跡於巢由而不尤等筭於鏗籛也耶

竹深翟處士像贊 字公信武進人貢士永齡之父

不郭不郊非木非草與君子居懷隱者操三徑謾開一塵罕到其不羣也挾王子同遊其不傲也容袁尹直造惟其歲寒後凋之節既自負以考終若夫干雲直上之勢又幸其有子以克紹也

楊春官叔瓛畫像贊

瑩乎無瑕者其貌確乎有守者其操粹乎無疵者其素廓乎有容者其宿抱綽綽乎有餘裕者其用世之才

卓卓乎無他岐若其行已之道於是乎策名賢科致身華要擢民部轉春官斯特其小試熙帝載亮天工終期于遠到噫餘子瑣瑣徒見其多如斯人者抑何少也

吳師尼小像贊

師尼名宣號無言撫之崇仁人官督府經歷博雅好古為時所稱

偉乎容觀豁然襟度學博才贍心醇行古從容乎禮法之場涵泳乎詩書之府恒默默以自存不碌碌與衆伍噫邪說荒唐正道榛莽使斯人也得行其志豈曰小補之哉

陳公懋小像贊

不比以為同以介乎其中不榮以為通以樂乎其窮翰墨留神振千古之風騷公忝所居有樂圃風翰亭窮道義存心守一德之謙沖是故泊焉韋布時弐章逢而為隱君子之容也靡哲不愚衆是用証徵斯人歟吾誰適從

林助教英朝服像賛

纓冠峩如被服襜如秉笏垂紳佩玉鳴琚或承恩文石之陛或獻績赤墀之塗儼陽休而山立肅蹈舞而嵩呼帝命用嘉臣職不渝四考賢科人頌公明於衡鑑三遷俟泮士資造就於範模陟官東序涖任南都賢才彙征文教誕敷由是漸進乎右官華秩益展乎訏謨遠圖囿

吾民於仁壽躋斯世于唐虞其殆庶幾無負於我
皇明之用儒者也

東齋王先生像賛

挺松栢之丰標瑩氷雪之襟懷讀書破萬卷窮探聖賢之學抗疏累千言大施経濟之才知之者儕之禁林延閣何益乎東齋忌之者擠之瞿唐灩澦何損乎東齋忠良雖未任當時股肱愷悌乃卒為斯民父母然則於東齋之去就奚待究言而適足以慨世道之非古也

周處士像賛

吉水周敘悅前學士功敘先生之從子禮部郎中岡伯刑部主事顯之弟也周氏世有顯聞人

生芝蘭之庭而挺松栢之貞姿亂簪纓之胄而負泉石之幽期學為己也既不委質而為臣善及人也顧乃強顏以為師易已東道已南擬追蹤於前哲蜀之日越之雪寧姍笑于當時是將闖程氏之門搴董生之帷以遠躡浴沂舞雩之境噫微斯人之徒吾誰與歸

而歆羨志獨尚隱以家學教授泥田里中予友黃秋官金重與有連屬予為題其像

學古兄小像贊

吾宗本簪纓之胄伯兄乃岩穴之賢閱盛世五朝之熈皡紹名門一德之綿延弄月嘲風毎含毫而啄句懸河注海時揮麈以談玄洗硯池頭魚撥刺

讀書窓外鶴蹁躚聞詩禮趨過庭之子供伏臘治負郭之田其寄與于丘園也則蒼松翠竹白石清泉其娛情于樽俎也則高歌慢舞急管繁絃享富貴康寧之福登期頤耄耋之年然則如學古道人者真無忝山中宰相更何求物外神仙也耶

退菴陳公遺像賛

退菴陳公諱祚字永錫蘇人也在先朝嘗登進士為參議為御史以忠鯁被黜者至再至三而公不為變其志操愈厲言論愈切卒僉憲臬以功名終吁可謂賢矣公没既久其孫悦以嘗遊太學為館下士乃奉公遺像請予請題為作賛曰

於惟退菴先輩名德道味其腴學探其賾臨政有為才

猷卓特遇事敢言忠義迅激富貴詎能移利害奚所擇栢府薇垣未見其爲榮謫籍圜扉未見其爲戚既三仕而三起遂終優夫華劇噫如斯人者殆古所謂遺直者非歟

徐閣老小像賛

此謙齋閣老之行樂像也盖其山其丘其少日之所釣遊而此景此圖亦平生之所好尚妙摹擬於化工巧經營於意匠將什襲之以無忘舊隱時一玩焉以少寄遐想然公方居廟堂以憂民升鼎鉉而拜相獨步黃扉紫閣閒兩扶

紅日青霄上殊恩異渥既承
列聖之寵綏令聞休聲尤屬搢紳之嘉仰熈
帝載以奮庸代天工而寅亮顧其盡瘁不欺之忠當自
有竹帛可書而謙虛不伐之德亦豈伊丹青之可狀也
耶

德清尹江浦張公遺像賛 司寇廷璽之父

有乎厥容氣和神融有偉厥躬德盛才雄有學術以施
於外有理義以養其中翹三館以與修大典望一府以
協賛元戎雖中值乎屯邅乃旋復乎亨通綰綬德清播
神明之異政懸車江浦擅止足之高風樂餘年以逍遙

喜賢徵之登庸祿具旨甘生享千鍾之養　恩頒綸綍
沒膺八座之封綿奕葉以貽謀鵠雲仍之允宗斯庶幾
乎光遠有耀而垂裕於無窮者也

祭酒耿公朝服像贊 用後一首

有德有容有學有文有忠誠以悟
主有道義以淑人游藝苑悠含英而咀華侍嚴宸儼正
笏而垂紳粹乎清廟之瑚璉翩然治世之鳳麟肆
帝心之簡在與士論之攸存謂不徒正模定範以領袖
乎斯文行將秉鈞當軸以霖雨乎斯民也
有德有容有學有文清廟瑚璉明時鳳麟正模定範典

教成均秉笏垂紳待漏嚴宸儀冠可仰道義可親泰山
北斗偉乎斯人

工部夏英郎中父遺像贊

氣剛而嚴性慤而愿操履既慎謀猷亦遠懷怙恃之感
則孝以時思遇橫逆之來則情以理遣其始也弗戒於
火而室廬蕩廢其終也再造厥家而田園沃衍行年甫
踰耆艾教子日臻華顯秋闈論秀方入以為榮春榜蜚
英已公不及見既敭歷乎郎署遂荐承乎 恩典燎黄
先壟以永慰冥漠摹繪遺容以加飾冠冕（乃父先有韋布像令更飾
以章服）慨離世之隱淪樂承家之文獻乎於是歛衽起敬

而庸贊菲辭會將有秉筆直書以為作佳傳者耶

翟貢士小像贊

吾鄉舜民貢士對鏡自摹小像儀容儼然衣冠甚古予偶見之戲為題贊

有玄者巾有襜者襟取法于古而被服于今毋徒古其服而亦古其心為國之琛為時之霖吾將迓此英于瓊林也

錫世醫施彥學小像贊 號守恒

行純而誠名題月旦之評貌古而清年躋壽考之徵慕巢由之風而甘於隱淪究軒岐之學而以其術鳴好施予以賙人之急工治療以拯人之生介潔持身澹然無

聲色之奉勤儉教子泊乎忘貨利之營貫一節於華皓儕三賓於老更此其所以自號曰守恒而爲鄉閭之典刑者也

梅廷昭像賛

襮慶祚于華族成才器於式穀辟公府而亟返乎初服居城市而𠔣出乎流俗田園未蕪藹陶逕之松菊子孫多賢森謝庭之蘭玉生世幸逢咸五流年甫登重六將由是而躋遐齡介胡福景高山封比屋以永爲昭代之逸民而遠追古人之芳躅也耶

聽泉生賛

予兄子壻卞式之號聽泉生嘗求善畫者作小像予見之爲題贊曰

志貴成乎抗言戒流於放行戒通而貴特氣戒盈而貴暢服不必異而所貴者有古風貌不必矜而所貴者無俗狀泥塗軒冕奚有於我之存亡泉石膏肓一任乎人之好尚瑤琴寫山水嗣希音于寥落之餘黃卷對聖賢契至理于敦厖之上而尤不懈一息存不枉終身讓斯其所以為名家之彥而無愧乎士林之望者也

李舜明先生像贊

予友錫山李舜明先生以道德文學推重一時邑閭家多禮致之以訓誨子弟然交必以道接必以禮苟非是焉即望望然去不顧予與先生生同甲辰今年皆六十有九先生聰明強武而

予衰殘贖既其相去遠甚竊有慕焉蓋不徒學
行過人其脩道養壽亦自有不可及者其子覺
來試秋闈以畫像
求題為作賛曰

貌清而癯氣和而舒學探其賾道味其腴才名播于搢
紳行誼著于鄉閭聞詩禮過庭教子正模範開門授徒
年邁七旬而康強無恙世守一德而始終不渝故聞其
風者謂其為隱者流慕其義者謂其為君子儒而予竊
以為未然覯其廉不怵於貴富樂不改於窮約勇不懾
於威武殆鄒孟氏之所謂大丈夫者非耶

思軒文集卷之十三

碑

資政大夫南京户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成化壬辰夏六月辛卯南京户部尚書陳公以疾終于位令制凡兩京文武大臣喪 朝廷必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至於勲業位望之炤灼者又益以賻贈之禮凡此皆公所宜有而必得者南京户部既以公訃聞其叔子鵠遂奉柩去歸其鄉以俟命焉公諱翌字冲霄鳳陽虹縣人其先居豐之朱陳村宋季徙彭城今居虹縣者又徙自 國初祖敬先考鑑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

南京戶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公幼有異質先考尚書
公指以語人曰吾家世農業人知吾所治者稼而不知
種德吾兒其稼之穫乎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
丙辰會試中進士第授行在戶部主事歲己巳虜寇犯
邊
王師北征命往永平等處備芻糧永平圻內郡征輸繁
重民無宿儲公百方區畫民不厲而兵饒給還奏稱
旨復出內帑金數萬兩命糴粟遼陽實邊廩竣事陞郎
中尋奉璽書督漕江西先是歲賦皆卒伍漕輓時
朝廷用武始更以民有司承望風旨嚴程趣辦民殆弗

堪公曰賦無後期足矣奚以亟為乃循行郡邑求得其
富厚者俾具舟分漕且諭之曰此一時權宜爾師還當
無爾勞衆樂從焉景泰初上崇孝敬錄忠義備財用清
贓罰申舊典體羣臣六事未報聞尚書公計乞歸三司
御史交章留之
上命公卒事公遽已馳歸喪次聞命復往督漕抵京師
而歸服幾終會
上命廷臣舉堪任方岳者僉以公對即其家拜山西右
布政使馳傳赴任公問民疾苦為蠲其逋稅至十餘萬
石民素利五臺山木至是有禁公弛之樵蘇自若鴈門

既設兵守禦盜戍以民咸釋之使歸農業公既厚民生謂可以役其力矣始於其暇日築忻州城除道通平西嶺又感發其良心俾修陽曲諸廟學蓋民不知勞而頌有德者至多不容口

英廟復辟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給從二品祿巡撫寧夏時西邊連歲用兵民罷敝甚公拊循之又籍其貧甚者計口給食奏蠲逋租之累里正者寬兩稅抵輸布帛厥貢果實皮革諸物皆乞權罷之其地故有宣聖廟祀禮與中州等頃歲偷止行釋菜公曰其費幾何而用以化導邊氓其利博矣俎豆之事吾何敢廢亟復之

久之孛来入寇邊將失利虜勢猖獗公檄諸部固城堡
繕器械募材武士為土兵參以官兵守要害既而
朝廷命將出師虜始引去西師解嚴公乃上章乞省墓
不允然
上亦念公在邊久思有以少休之矣未幾陞南京戶部
左侍郎
今上即位勅公總督京儲及屯田諸務公始至會臺臣
建議令諸司察舉其屬公首劾罷其不事事者數輩而
薦用其才且賢者廩庾廢壞其修復之資咸取具軍役
而公有餘材則積以待敝公曰糜有用之物固無告之

民吾不能牽於吏議以隱忍於心也即日以便宜從事人謂公一舉而能除數十年之弊復因災異上恤民力錄因徒裁省鹽糧俸鈔三事丁繼母憂賜葬祭旋命起復公懇乞終制祥禫召還京陞南京戶部尚書總督如故三年乞奏最

上以其兼領諸務止之賜

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公至是功業既成精力向衰在他人若可以少自暇逸而公感知遇期於盡瘁每晨興入公館治事食頃詣臺迄日旰未休屬僚文移趣辦不少貸卒之以此成疾疾甚猶日省署不廢嗚呼必如公而後可謂無負於委任矣公

為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自為郎署以迄悍其剛直無敢有忤之者及出吏藩鎮入践臺省位敘日高年德日茂晚生後進以得公接納為幸而小官下吏趨走聽令有莫敢仰視者矣公生於永樂甲申壽六十九配李氏封夫人側室樊氏朱氏生五男子鳳沂州判官鸞虹縣陰陽訓術鵬義官皆李出鶚國子生樊出鶠朱出三女其長者嫁郭宣錢宗李在室孫男五公之卒也其同年友南京吏部尚書崔公既經紀其喪復述公履歷以授鶚俾持以乞文於予將立碑神道予雅辱公知愛公之妣文夫人喪嘗忝執筆為銘今於銘公又奚辭其弊

以辛之年十一月壬寅其墓在邑西南沱河之陽銘曰
維古大臣以道事君道用於時惠利在民烈烈陳公遭
逢
列聖煌煌兩跡詞嚴義正豈不公用人孰究知其所知
者公之緒餘秉德懷誠初終一節何歉於公元侯大耋
沱經夏丘爰墓其陽勒銘穹碑永永不亡

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楊

公神道碑銘

憲宗皇帝臨御之日遴選文學侍從之臣既自擢用之
而尤簡其質重才良博雅有道術者兼任東朝官職俾

之日侍
儲君以講明義理輔成德性以期他日嗣守太平之業其寄任之專責望之重謂非賢不可也古人有言夫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故吏部右侍郎楊公在景泰初以浙省第一人發解明年辛未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天順戊寅授職編修與修大明一統志癸未禮部會試聘為同考官成化初開經筵以選為講官有白金寶鏹文綺之賜丁亥編修九載滿陞侍講踰月
英廟實錄成陞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十兩綵幣六表

裏戊子謁告歸省辛卯主考應天鄉試壬辰遷侍講學士校正通鑑綱目賜楮幣五百貫預修宋元通鑑綱目未成聞母太孺人喪

上念公侍從久特旨遣官諭祭庚子順天鄉試復為主考壬寅

今上出閣公侍講讀文華大訓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賜楮幣千貫丁未陞吏部右侍郎戊申纂修憲廟實錄為副總裁己酉七月辭部務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典史事盖公在　先朝不出木天石渠者三十有七年吏部雖嘗薦公為祭酒在廷大臣又嘗合辭

舉公入内閣皆不果用後雖稍遷詹事六年而遇
今上登極始有吏部之命初當道猶擬公南京吏部
上覽疏取御筆塗抹南京二字左右謂吏部右侍郎劉
宣故在
上曰劉宣轉左比公再上章請解部事皆不許既而章
三上辭益懇始許之觀此則
先帝之不盡用公與
今上之果於簡用而眷遇之其意固各有在也柰何天
不假年不臻柄用以大展其經綸濟世之才豈非其命
也夫公諱守陳字維新號晉菴鄞人也自其遠祖仁爽

以來十世居鄞之鏡川大父棲芸先生潛心理學遠宗楊慈湖黃東發諸公卓然為時名儒父自懲為泉州司倉以公貴累贈翰林侍講學士母張氏贈宜人公在妊時母嘗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七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為異八歲入小學已敏慧絕倫讀書目五行下日記數百言稍長便能作詩文下筆有驚人語然棲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為能而以精思力踐為務公感悟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又題銘于牖以自勵比登第入翰林學益進文益奇議論益醇正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書說命篇有曰明君圖治嘗患其臣不言

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辭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傅說可以為萬世法矣於武成篇有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欲悉耳目所娛窮心志所樂而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以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而高居無為惟寵嬖艷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

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益
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聖狂治亂
之異非以此歟
上欽容聽之大臣退班相語曰真講官也至於應制詩
文亦不忘勸戒嘗作内宴樂語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謂
豐大必宜日中故亨大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邉功則曰
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物則
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寶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
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
既進呈退語他學士曰萬一

天子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會有詔議祧廟公

上疏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而宗有德我

太祖皇帝有大功于天下當爲百世不遷之祖今

憲宗升祔宜併祧

德懿僖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

太祖居初室四時享祭正位南嚮三歲一祫則

德祖居南嚮之位各不失其尊庶無悖禮時禮官已定

議九廟以

德祖爲始祖不祧第祧

懿祖而一歲一祫不盡如公議然知禮者韙之成化改元正月公上講學聽政之疏其畧曰精一執中此堯舜之得於内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明目達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也臣願

陛下遵用舊制開經筵以講學御午朝以聽政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宫之時少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内博資於外則宿弊可革善政可成而唐虞之治可馴致矣反覆數百言於正心脩德保邦致治存天理遏人欲親君子遠小人凡有益於天下國家者靡不詳盡而辭極剴切

上嘉納之即日諭禮部以三月御經筵禮部請併午朝
如楊基奏制報可至於作史其予奪一出於公書法一
以春秋通鑑綱目為準公謂古人云國可滅史不可滅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内難其後史官於　建文君事諱而不書遂使
當時朝廷政事與忠於其事者皆缺略無傳及今猶可
補緝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廟實録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前代人臣章
奏雖不報者猶書近時留中之奏例不得書乞宣付史

館凡若此者數事章未及上而公已屬疾識者尤深惜
之己酉十月太白犯進賢甚急占者云賢人厄既而公
卒於是月十八日蓋其應也春秋六十有五
上聞訃嗟悼贈禮部尚書賜謚文懿命禮部諭祭工部
營葬配丁氏諱玉英邑名家女躬勤儉以佐公宦學備
甘旨以事姑張夫人得其歡心初以公貴封孺人後進
宜人時節入朝賀
兩宮加賜賚貴富矣猶日課諸婦習女紅不輟教諸子
勤問學以至於有官于朝猶訓飭之使無忘儆戒宗姻
外內頌其賢年六十四以庚戌六月十一日卒其年十

一月六日與公合葬玉堂山之原三子茂元中乙未進士累官湖廣按察副使茂貞登辛茂仁中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孫男七美珩郡庠生美璜美琚美瑞美瑤美環美瑜女三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侃剛直雖壯夫不逮也嘗被命教內侍省嚴立矩範無少假貸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勤學喜讀書遇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嘗作五經四書私抄敘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擇取諸家傳註而自以所見立說晚年

屢加删定皆擴前賢之所未發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葢公既得之棲芸而遂以傳之弟君子公弟三人並舉進士守阯亦魁浙省歷官翰林侍講春坊諭德守隨由應天尹為廣西參政守隅工部主事文學政理爭爽競秀而茂元茂仁尤濟美焉公為文舉筆立成不煩宿構詞雖閎博而卒澤於理詩尤渾雄流麗然不戾於雅正四方求者接跡戶外公應之不以為瀆也其所著有晉菴鏡川東觀桂坊金坡銓部諸稿藏于家公疾亟語諭德君洎茂仁曰吾學至為君子仕登乎三品年邁乎六袠夫復何

憾惟
新天子厚恩未能報先祖棲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其勉
圖之又曰吾所交皆文章鉅公然知我深者惟冢宰王
廷貴司寇何廷秀少宰劉紹和我死可求廷貴作神道
碑廷秀作墓誌紹和作傳言訖精神猶耿耿喘息漸微
瞑目端坐而逝公卒後越月茂元奔訃過金陵以公治
命告予既而諭德君遂以公行述來顧予何人乃敢承
公之託耶第以同年及第同官翰林道義相親之日久
公三弟府尹諭德嘗同官兩京工部從予受業南雍而
予子參政沂又公考應天所取士公子憲副復與沂同

年契誼之深誠無有過於予者遂不揣菲陋錄公言行之大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古盛時士多方聞窮理以學載道以文世教日渝俗儒滅裂學殖將落辭有枝葉有煒楊公越産奇才夙承示訓茂擢倫魁繼登甲科列職翰苑更事

三后荐沐天眷

今皇紹統信任不疑曰予舊學

先帝所遺公感知遇誓竭忠藎銓管稱平論諫無隱春秋之筆周孔之言總裁國史勸講經筵道合議從秉用伊邇邦國殄瘁而公已矣訃音上聞

當寧興嗟寵終之典視衆有加感恩未報公有遺恨易
簀之言以勗厥胤有弟有子世學世科三鳳二龍踵接
有庠諸孫振振亦復穎異世德方殷其承未已公雖云
亡簡編具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公亡無何宜人奄逝
淑德令儀殆不勝紀玉堂之山有封若堂旣固旣安雙
璧同藏墓門有石過者必式公有治命予無愧色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無錫楊公以成化十年四月二十
七日卒于河南之行臺壽五十有九訃聞
上命驛舟歸其櫬禮部諭祭工部營葬公之子紳卜以

是年十二月丙申奉柩葬神護鄉長腰嶺新阡乃具事狀請銘其神道之碑公諱璿字叔璣自少穎悟喜學正統戊午中京闈鄉薦己未登進士第尚未授室乃以假歸還朝拜戶部主事陞郎中累遷山西參政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命下公已聞母喪服除召為戶部侍郎入謁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璽書撫治荆襄流民巡視北直隸節制永平山海密雲居庸等邊關巡撫河南數歷中外幾四十年以勞瘁乞休章再上不許崇王之國郊迎感寒疾殆甚猶日就卧榻治官書郡縣吏白事戒直入卧內口占酬應 勑至命加公服猶強

起不能支頃之遂卒嗚呼公可謂盡忠于國一息不懈者矣公才質通敏負器局論事果斷無婉阿態在地官為大司徒金公所器財賦出納凡經公籌畫不復訾省在山西徧歷州郡覈實戶數立上中下三等法均其徭役民用利便奉　勑督輓軍餉二十萬石實邊廩事集而人不知勞陝西地控三邊動輒有警往歲西夏用兵芻粟轉輸皆公調度洪渠水溢涇陽縣治堰以殺其勢賑恤匱乏存問煢獨其治民如山右而加勞焉蓋在山右者八年在陝五年而有河南之命先是流民嘯聚荆襄南陽山谷間以百萬計朝議求堪任拊循重寄者僉

宜於公故
上始欲任公典邦賦尋撤公以去授以峻秩加賜寶鏹
公單騎直抵其境勸宣
帝命周行賑贍留者占籍去者贏糧遠邇晏然未幾有
盜起房竹縣境相挻剽刼公曰是曹殆困於饑寒者猶
撫諭之弗從乃請加兵俘獲數千人衆議謂當揃刈公
持不可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
上意也第戮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之是歲畿內八郡歲
凶公聞命兼程以進首閱預備四倉空無所儲百方營
聚有司怠於趨事者公繩之急而豪宗鉅室又憚公勸

分遂騰口肆謗公一無所顧惟汲汲以康濟斯人為務
比移河南先聲所至人益慕賴化行俗阜
上嘉念公寵賜綵段四表裏而公亦感
上知遇益勤於事剖決無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所至
數求人瘼搜剔吏弊禁游末抑豪右奸宄屏跡而善類
知勸公天性介特與人交不苟合始舉進士鄉人有為
中官者氣燄熏灼人趨之恐後公絕不通問家雖富饒
其自奉極清約祿俸所入分給姻族一姊嫠居時加問
遺二兄傾逝厚撫其遺孤子而處諸弟篤友愛塾師夏
處莊匡文佐卒亦優恤其後嘗闢義阡葬死無歸者蓋

公既豐顯從弟叔瓛亦起家甲科歷官郎署群從子姓
或輸粟補官或明經擢科後先相繼公每以盈滿為懼
寓書戒之俾知嚮義故公平生所為多義舉其性尤酷
嗜文史殘碑斷碣打搨殆徧見異書必重購得之作為
文章渾厚沉著於詩尤有思致遇佳山水吟眺終日公
退手不釋卷蓋其嗜學之心久而不倦中歲既有退志
遂題其居曰宜閒有宜閒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先世有
令德曾祖廣元季舉義保障鄉邑時識者已占其後必
興祖原振考宗淵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祖妣張妣朱皆贈淑人配唐氏由安人累封淑

人子男一即紳以蔭補國子生孫男一曰昂公自束髮
即有志天下濟世康民之具皆其素蘊嘗與其僚南劔
黃琛西蜀陳价三人者以意氣相期嘗曰使吾輩為
朝廷獨當一面憑仗 威靈徇以驅馳功業之成期於
不負後三人果相繼為方岳陳仕至都御史黃卒官戶
部侍郎出入朝著卓然與公相望質諸前言不爽毫髮
傳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如伊傅管
樂是也烏乎使天假之壽考
上信任不衰其所就不庶幾古人已乎銘曰
天佑

聖明英賢挺生發名成業為時股肱地官劇曹岳牧重鎮肅肅蘭臺秩號雄峻士需一命亦足為榮公于其間屢踐屢更步履所至茂隆聲實維

皇聖明嘉乃丕績邦計所屬錢穀委輸泰縈絲棼待用無遺暨歷雄藩于秦于晉或專或裨厥聞大振民有父母國有屏翰公宜久任遽罹家艱入貳司徒既有成命屬茲流移須公撫定回授中丞秉鉞南征公齎其威仁施惠行弄兵潢池何物小醜苗薅髮櫛徼公孰宥邦畿千里凋瘵以蘇越茲大梁載道歡呼公官雖進而志則退天不慭遺邦國殄瘁訃音來聞哀感

宸極賻奠有加肇建塋域華皓一節哀榮始終銘以美
辭以詒無窮

通議大夫南京户部左侍郎致仕馬公神道碑銘

南京户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廿四
日卒于家訃聞
上命知知州葉睦諭祭進士王琳營葬葬有日其子永
賢乃持葉知州狀謁予請銘公諱諒字子諒其先汴人
六世祖必興仕宋為江淮統制因家于滁之全椒必興
生天麟元江淛儒學提舉高祖正甫龍興路學教授曾
祖信叔登延祐進士第元季俶擾伯祖九成舉義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累建奇勳授金牌萬户與陳友諒兵
鏖戰鄱陽湖死之
上憫其遺孫賜居和州故今為和人祖九思考雲以公
貴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祖妣鄭氏贈淑人妣徐氏累
封太淑人公生之前一夕太淑人夢月光入室叔祖澤
聞而異之曰顯吾門者必是兒也自幼聰穎絶人書數
百言過目便能成誦七歲入家塾十五入州庠初習書
禮二經後專攻於詩宣德壬子領鄉薦癸丑中進士第
觀政户部督賦廣藩丁外艱服除授行在吏科給事中
數陳時事剴切知大體奉使山右封　藩王恪謹禮儀

賞賚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景泰
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南京户部左侍郎三月
奉表賀闕下陳情歸省有寶鏹之賜六月丁太淑人憂
庚辰召至京涖事户部壬午復南京户部癸未滿九載
上疏乞骸骨　詔許之蓋公尹應天時嘗忤權貴思有
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公老疾為言而公年纔五十八
實未老士論惜之公為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至山東
也循行郡邑訪庶政得失察百司賢否廢興黜陟悉協
公議會河決張秋　朝廷雖遣大臣治之然分理之務
多出于公水訖不能為患正統末胡寇犯邊降虜安置

山東者欲乘機為亂　朝廷憂之以勅諭三司戢民守城公曰此勅不可使聞於衆儀有馳生擒胡寇文移至者乃集衆諭之衆咸怗服民有惑於後妻而欲置子於法公喻其父母曰昔夫子為政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猶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為孝子有民婦與夫兄有隙而繼殺其子姦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券以強占民田盜米廩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决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負冤者尤切為辯雪比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决如流案無留牘溧水民素健訟

一日按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願受笞者十七八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出棺歛之人已出棺復有載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直復訟于公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爲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於所親使俟終喪別適焉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刼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爲出其弟妻其人臨刑號於衆曰吾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因人死而棄毀其

死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毀詎可與生前支解同科為輕減之先時堂鈔獨歸于尹凡百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饍又積其餘以為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既而擢貳地官曾未越月綱紀秩然政有未便者條陳於
上苟益於時無所顧忌先是為參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尹秩滿陳恤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
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蓋公歷官中外餘三十年門無

私謁謝事而歸囊槖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室少買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綱紀之僕多公自綜理暇則閉戶焚香繙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當道至和訪以時事輙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語及私鄉人以請託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後事具矣安用此為其清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公素感末疾至是復作召子孫語以後事姻戚以候疾至者亦語如平時乃促其沐浴端坐衣冠而逝春秋七十有七卒之又明年正月丙午葬歷陽山祖塋之次配王氏封淑人先十四年卒子二男長永賢王洲人出成化甲午中京闈鄉

試次永年國子生側室出三女適州庠生顔㴶指揮同
知李春其幼者受指揮使孟逵聘孫男一曰中公爲人
厚倫重誼以孝事親恭兄友弟撫遺孤接族婣皆篤於
恩意與人交惇尚道義處同寅和而有節御屬吏嚴而
不刻故其處爲名士其出爲賢臣德器脩於家勳業著
于朝名聲彰于時雖去不待年用之不究其才然舉以
儕之古哲聞人於公復何歉焉是宜銘銘曰
馬氏世冑實基于汴滁和再遷繼世適顯維公祖考蓄
德弗施慶鍾於公乃荷寵綏公才夙成決科從仕黄門
顯秩銓衡是涖出佐會藩入尹舊都

帝曰汝賢貳我司徒輔理宣化裕民足國曾幾何時有
煒厥績北臺之召尋返于南去險即夷公志所甘公年
未耄超然引退謗聞雖行君子所貴古有名言保晚節
難幽室全歸亦罔後囏寵終有恩裕後有澤太史作銘
垂耀無極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神道碑銘

成化乙未八月二十五日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繁昌吳公終春秋五十有一
上悼惜之命有司葬祭如制公之子約以又明年丁酉
正月某日葬公于邑汪冲山之原葬已走京師謝

上又命約入胄監以承厥蔭約感激
上眷追念先烈期有以表彰之遂奉其鄉人咸遠知縣
宣達狀以神道之碑來請嗚呼予與公同為畿內人同
領鄉書同第進士官兩京才名位望予雖不及公遠甚
至於以道義相期氣節相許固未嘗少間也公未終之
前數日嘗以書抵予賀予子沂擢第謂吾亦有子頗知
好學伺其成立當乞身于朝以歸從兄遊噫公之所以
望於予者何如也而今已矣晚節末路顧何所賴以為
規我故於公之終既為位哭之又為辭弔之則斯文也
非予其誰宜為我按狀公諱琛字輿璧號愚菴賦性警

敏年十四補邑庠生日誦數千言為文章操觚立成儕
輩莫敢與爭雄正統甲子以書經登鄉榜乙丑戊辰兩
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夕方讀書嘔血數升母蔣氏
驚往視之戒勿復學曰脫以是戕生學亦奚為而公竟
不少輟但掩覆無使母知居數年學大有進經史子集
靡不淹貫下筆為文益奔放不羈景泰辛未登進士第
援例還家畢姻先已久聘章氏盖不第不娶至是始娶
年二十七矣癸酉秋拜雲南道監察御史奉　勅往甘
州犒軍乙亥巡按四川所至黜奸貪雪寃滯明達果斷
蜀人懷之三載給　勅命封父聽如其官母妻皆孺人

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武清侯石亨以功封忠國公專權自恣漸蓄無將之心公與同官劾奏之忤　旨補外知遷安縣五日天變雨雹命還公臺職尋被選居臺端掌文案故事凡三司會讞獄囚十三道文移刑牒必擇老成諳練御史二人綜理之蓋以裨總憲之不及而為諸道之領袖古之雜類也時公與同年髙公明對莞五年臺中稱賢辛巳陞大理寺丞歲餘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西陲莊浪去城四百里有地深入狄境前檢田者占數屯糧五千七百斛迫於徵輸軍多竄匿公首疏罷之西番

扒沙巴哇等七族累歲盜邊撫之不服協同平羌將軍
宣城伯衛公穎征勦之斬獲千三百級馬駝牛羊甲仗
輜重無算賊平陞俸二級是歲 朝廷推恩加封父聰
官都御史母蔣氏恭人成化改元還朝議事適四川妖
人趙鐸謀叛改命公往討鐸敗中止涖臺事時淮揚荐
饑尋命公賑卹公勞心焦思凡事有益於救荒者率以
便宜行之而言多切直大忤權貴雖民賴以濟而公之
謗滋矣明年春召還言官劾奏必置公於法公危甚賴
天子聖明第遷官南臺時代者都御史林公聽於公所
行事一無更張且言於人謂公實有益於民無負於國

於是其誣遂釋而聲稱益重未幾丁母恭人憂繼
丁都憲公憂兩遭親喪哀毀踰禮再朞不御酒肉四方
賻贈一無所受　朝廷凡兩遣官諭祭公先以僉都御
史三載秩滿至是始頒　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加封章
氏恭人已丑服將終遣使齎　勅即其家授之命巡撫
兩廣至廣纔半歲代回南臺未至復遣使以　勅授公
巡撫湖廣時湖南已數月不雨民嗷嗷望哺公祈禱不
數日雨霑足自是拊循郡邑問民疾苦窮荒僻陋之區
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威行惠施殊俗輯和會寧
夏花馬池達寇入境兵部以公嘗在邊方熟知軍務擬

奏與巡撫陝西都御史徐公易置而湖廣鎮守三司又從民之欲兩上章留公甲午有　旨許留進右副都御史適總督兩廣都御史韓公致仕　朝廷求繼韓者僉謂非公不可於是輟公以去去之日郡邑父老扶携攀送齎咨涕洟而公亦為之悲不自已當時士大夫言巡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公者前此蓋未見也公至廣其撫民無異湖湘而於訓兵練士則尤加之意蓋嶺南寇盜矯虔其為患尤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羅瑛郭瓊輩聚衆剽掠命兵擒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賊嘯聚流劫村落餘十年公一旦馘其渠魁殲其黨與六百餘

人猺獞聞之大駭相戒斂迹柳慶諸州其巢穴也公親至其地檄召之許以自新詣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萬數公曉以禍福無不踴躍而去時識者又謂廣寇寘頑可以威懾而不可以理諭以理諭之而革心向化如公者亦前此未見也公為人勤敏自童丱至沒齒無日不雞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閫外事叢酬應絕無壅滯少有餘閑博觀群書以資聞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後生書教往復無不手荅動輙盈幅初若不經意者而文理通貫情意孚洽雖屬草有所不及雖身居顯位其自處一以謙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舊故無相忘有所

饋遺繞及金帛輙辭不受其平生所得俸祿又曰費於賓友故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歿之後貲業蕭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娶恭人章氏先四年卒至是合窆焉繼娶鳳陽千戶任君女一子曰約讀書有成即公所語予者今為太學生四女長惠廉適戶部員外郎嚴君子瓚餘幼在室公先世歙人宋季諱伯繁者徙居太平之繁昌三梁山下公八世祖也曾祖可立祖廷升皆不仕其先世譜牒散逸公纂成之又為家規十八條以訓戒後人予為之序公平生所著詩文多不存稿其存者惟愚菴集若干卷年譜若干卷

上所賜璽書與公之奏議具在亦足以垂不朽矣銘曰
於赫　皇明道洽治隆
列聖紹統群賢奮庸暨暨吳公官登侍近珥筆臺端按
節邊郡遂丞大理荐陟中丞
帝曰汝諧殿我西平蜀寇搶攘將命中止淮人阻饑尋
命往撫頌聲旣作流言亦興不擯於危賴我
聖明比官留臺出鎮南服湖湘救寧嶺海讋伏允文且
武有烽其光人孰無死公胡可亡有亡者存有功有烈
雖存奚爲有歉名節汪冲之原有碑墓門垂耀無窮睠
此刻文

榮禄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沐公神道碑銘

雲南副總兵都督同知沐公之終也

上爲輟視朝首命雲南布政司致祭者四給粟布賻贈有加柩至南京復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葬有日公子誠具事狀請予題銘神道公諱瓚字廷器先世鳳陽定遠人曾祖諱英洪武中以西平侯統兵征夷雲南平留鎮其地歿封黔寧王謚昭靖伯祖諱晟襲兄春侯爵永樂中征交阯有功封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謚忠敬祖諱昂累官都督正統間討平麓川叛寇思任發卒贈定遠伯謚武襄考諱僖字可怡初授南京錦衣千户後以子

貴贈都督同知妣封太夫人徐氏公幼襲父蔭為千户
天順戊寅入朝京師會兄總兵官都督璘凶問至
上念沐氏世守雲南為邊夷信服不欲以兵政更委他
人遂召公至便殿諭旨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充總
兵官掛征南將軍印馳傳還鎮公承命感激圖惟報稱
修飭城壘增羨廩庾作興學校禁戢奸宄凡事有益於
邊徼政有便於兵民者皆以次興舉未幾祿谷寨叛公
命都指揮高遠率兵勦之霑益州賊阿賽與土官適仲
構兵諭令解散而讐殺益甚則命都指揮張諒翦除之
隴川蠻酋木梅罕賢爭地以戰揆其勢非一旅可辦乃

協謀三司巡守諸公遣使諭以禍福許其納欵第遷謫遠方餘罪悉宥不問歲壬午麓寇餘孽思卜法肆行刼掠侵奪孟木諸夷土地意圖不軌蓋其勢又非一信使可諭也於是請命于 朝會集鎮守三司相機設策大為攻守之具卒之賊衆膽喪兵不血刃而邉圍輯寧居人按堵 朝廷嘉之錫以白金綵幣旌其勞伐成化改元乙酉

皇上嗣統益隆委任荐承銀幣之賜三年今黔國公繼鎮雲南遂命公協同賛理四年復命為副總兵移鎮金齒公即日就道比至永昌宣

上德意問民疾苦恩浹士卒化行夷獠不四三年邊塵
無警歲獲豐穰蓋前此所未有也庚子夏遘疾上章謝
事　詔勉留之謂公官高望重與他人衰老不同於是
不復敢言遂至不起公質幹魁碩器宇宏邃聞人有善
不啻在已掩人過惡甚於護疾而且優於謀略精於騎
射此其所以能迓承　休命篤前人成烈使人稱一時
名閥能堪閫寄如公者指未易多屈也公娶夫人賈氏
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銓之女生二子長誠雲南左衛
指揮僉事金齒之人之不忘於公者合詞
上請願得誠嗣守其地次謙早卒詳諫側室出公生於

正統己未七月二十二日卒於成化辛丑四月十六日
享年四十有三以壬寅九月二十六日葬江寧縣長泰
伯鄉觀音山祖塋之次予既敘其事又系之以銘曰
西平錫封奮自昭靖黔始有國實維忠敬武襄繼敘榮
康紹承爰暨爾後世篤忠貞維公材雄列職禁衛比朝
于京適際其會
帝曰休哉予惟爾賢爾予世臣往填于滇崇其勳階授
以節鉞公既戾止滇人乃悅猗昔先王奠我南邦嗣世
有慶吾民用康公感其言式克自勵不寬不煩戎律有
紀殲其小醜撫其夷酋四封底寧百廢具修　璽書賚

嘉加以寵賚委寄益隆鞠躬盡瘁維公在邉有勞有勤
報卹有典溢於常倫我作銘詩陳之隧道述德勸忠為
百世告

思軒文集卷之十三